



天一閣書目文斷一卷明洪武庚申唐之淳著並載之淳自序

攷浙江採集遺書文斷十五卷不著撰人按明史藝文志作唐之淳撰天一閣書目刊本誤淳為漳

題文斷後



文斷不知編於何人中皆
援引諸儒言論有關於
經史子集及作文之法
者類叙成帙議者謂其

與文筌文則參看則古文
之能事盡矣予於文則
近嘗訂正訛謬而鐫布
士林繼得是編雖有舊
本顧舛錯尤多迺讎校

捐俸侵梓以與好古君
子共之俾為操觚染翰
之一助云

成化庚子正月吉日

日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

州府知府雲間唐珣識

文斷

目錄

總論作文法

雜評諸家文

評諸經

評諸子

評諸史

評唐文人文

評韓文

評柳文

評韓柳文

評宋文人文

評歐文

評曾文

評王文

評三蘇文

評韓柳歐曾蘇王六家文



援引諸書

文章精義

陳后山詩話

容齋隨筆

雲麓漫鈔

步里閑談

呂氏童蒙訓

水心習學記

兩漢書

唐書

緯文瑣語

捫蝨新話

宋景文公筆錄

石林過庭錄

觀堂志林

賓退錄

穀梁傳序

遜齋閒覽

名士優劣傳

邵氏聞見錄

金石菴揮麈錄

鶴林玉露

侯鯖論

歐陽文忠公集

張文潛集

薛元法文

李德裕集

朱文公集

安子順文

湖陰殘語

墨莊漫論

春渚紀聞

三蘇文集

魏文帝文

陳同父集

黃山谷集

鄒道鄉文

唐子西集

林艾軒文

劉夢得集

李朴文

李方叔文

徐仲章文

楊誠齋集

晏元獻集

李泰伯集

劉子澄文

白志宏文

陸象山集

吳天澤文

曾南豐集

文中子

李肇國史補

史通

劉賓客集

陸士衡集

裴度文

顏之推家訓

皮日休集

鳴道集

李石文

沈隱侯文

文心雕龍

杜牧之集

吳處厚文

祖瑩文

珊瑚鈞詩話

麗澤文說

蒲氏謬齋語錄

墨客揮犀

文則

文話

宋子京筆記

節孝先生語錄

脩辭鑑衡

宋景文雜志

小畜文集

皇朝類苑

張橫浦集

冷齋夜話

元城先生語錄

潛溪詩眼

倪正父文

洪平齋文

夏文莊文

潘蒼厓金石例

黃氏日抄

邵氏後錄

野處洪公文

呂東萊文集

真西山集

胡致堂集

彭城王文

冊府元龜

四六談塵

李充文

錢翊文

謝疊山文

柳敬叔文

妙絕古今

文章正宗

困學紀聞

元遺山自警

歸田錄

宋文粹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凡例

一是書之編大槩依放文話及文章精義脩辭

鑑衡金石例文筌文則等書但文話太繁精

義無次鑑衡詳於詩法金石例詳於金石之

文文則文筌本為作文而設似難盡采今門

類視文話為簡鑑衡精義各歸其類文則文

筌間取之此三書當與是編並觀不可以此廢彼

一是書之編題曰文斷非謂決斷文章之法特取古今人之論有關於經史子集及所言作文之法者萃為此編若曰古人文章中嘗所決斷者爾

一是書之編雜取諸家之說隨所得以為先後不復別其世代遠近人品高下

一是書之編凡一書中采取者不一則於前者詳書其名於後則略之如前云文章精義後

止云精義前云呂氏童蒙訓後止云童蒙訓前云容齋隨筆後止云容齋之類

一是書之編所采者或其書本引他人之說今仍之所以不沒其實也

一是書之編既分諸類所引者各從所重編入或所引有關他類者今或互載有不盡者當互觀之

一是書之編凡言唐人文宋人文者專指唐宋諸雜家韓柳歐曾三蘇六先生不與焉猶言唐詩而李杜二家不列也

一是書之編雖為作文而設然文以理為主今特於宋文人類中首陳周程張朱明理之言以示作文者有所歸宿云

一是書之編各類中或有議論不同取予不一今兩存之以俟觀者自擇焉

一是書之編所采頗廣後有所得當續成之幸毋鄙其踈略

文斷

總論作文法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道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淮河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

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
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竒彼其所
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
竒而竒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竒此未見於理而欲
以言語句讀為竒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
也

捫蝨新話云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
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
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大抵為文者多知難者少
又云文章難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着

機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
章

又云為文章要知常山蛇勢

陳同父論作文法云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
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
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
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
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

薛元法云作文用竒句竒字如飲食用料物若傷多
則醜澁不可向口

締文瑣語云學文須當以敘事為先議論次之蓋敘事者未有不能議論議論雖高敘事或不稱古人文字可見

又云編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

又云一編不離一字一字不離一編蓋一即含多多即入一

又云凡作文不可令其中有齟齬處才有齟齬一秋毫即一秋毫皆壞了

山谷云凡作賦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

放其步驟乃有古風

文章精義云文字須要數行整齊處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意不必對處文着對

又云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清輕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悴禽獸昆虫之飛躍游乎重濁杳溟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為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某事合如何書某字合如何下某段當先某段當後如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進而至於聖經之

文可也今人作文動輒先立主意如經賦論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強遷就求以自申其說若是者皆時文之陋習可不戒哉

又云學文切不可學恠語且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百句只作一句貫串意脉說得通處儘管說去說得反覆竭處自然住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真作文之大法也

又云古人規模間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

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此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開闔一莖草可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難以筆舌傳也

又云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麤不難於華而難於質

后山詩話云凡為文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蕪毋弱寧僻毋俗

魏文帝云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衛

李德裕云文章要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

歐陽文忠公云學者要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
又云做多看多商量多

蘇文定公云班固諸序可為作文法式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
不止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傳可見

又云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使入法度
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

鄒道卿云寫真在精神叙事在氣象

韓信傳將軍乃
肯臨臣之類

又云為文須先求是然後求奇

朱文公云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

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

容齋隨筆云李習之荅朱載言書論文最為明白周

盡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

嘗有詩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山

有岱華崧恒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

如瀆有濟淮江河焉其同者出原到海也其曲直淺

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

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

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

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

皆情有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
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
其理徃徃有是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
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
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對也遘閔
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菀彼桑其下侯甸將采柔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
百家之言與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楊雄皆自成一家
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

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之學者宜
志之

蘇文定公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
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又云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綿文瑣語云雜叙事猶易若模寫山川形勢曲折則
已為難若至於論次郊廟禮儀登降曲折此又難中
之難學者苟不致意於此終不能盡文章妙處

又云為文當要轉常為奇迥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
無滯乃可與言遠到

又云作文須要血脉貫穿造語用事妥帖前世號能
文者無不知此今學者往往恃才不復措意文章
先須立體體既已立其中鋪敘要知起止更識先後
方可

又云文章中各有意思語言不可窄狹又如造屋須
得間架均平乃善不可一多一寡一寬一促

東坡云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晁錯賈誼趙充國章
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
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
面

又云作文須熟讀檀弓大為妙論

朱文公云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入
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道也

墨客揮犀云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陸士衡云詩緣情而侈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而
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
燁而譎誑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辭也貴妍立片言而
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
柳子厚云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

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者也

裴度云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隨廢聲韻也

劉賓客云其辭欲約而味齋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顏之推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誦生於詩者也祭

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暢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

又云凡為文章猶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辭執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甚耳

沈隱侯云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誦也

文心雕龍云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贊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辟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又云文章必學能在天才故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邐於事誼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

杜牧之云雲煙渺緜不足為其態也求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益益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障馬不足

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鰲吸鯨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又云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使如鳥隨鴈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湧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辭彩句繞前捧後是言多而理愈亂如入門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東坡云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
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
以伐病

吳處厚云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
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
視草者之所尚也

東坡云凡人做文字須是筆頭上輓得數百鈞起故
歐公云興來筆力千鈞重

祖瑩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
共人同生活也

魏文章典論云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
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而能同之者
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
不可強而致辟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珊瑚鈞詩話云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
謂之風采撫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
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
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
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

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
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
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嘅歌悲憂深思謂
之吟吟咏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
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
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
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即制也道其常
而作彛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
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
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

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勅也
言而諭之者宣也詔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
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
嫌疑而明之者辯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
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
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者也序者緒而陳者也碑
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
墓隧也誅者累其素履而質諸鬼神也誌者識其行
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福也移
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

之前也。賤者脩儲后之間，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總謂文也。此文之異名，客有問古今體制製之一者，勞於應，答另著之篇，以示焉。

麗澤文說云：文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事庸常，專事造語。

蒲氏漫齋語錄云：凡為文，須有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是先立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

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矩作方，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歐公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又當擗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麗澤文說云：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志返，辟如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狀，逶迤觀者不厭。

又云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過接處作文章須要
曲折斡旋

又云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又云文字一意貴在段數多

東坡云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
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節孝先生云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
我與遂悟為學法蓋為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
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

麗澤文說云凡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

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與點過

潘蒼厓金石例云立本論前說備矣本者既立必學
問充就然後識見造詣凡見之議論言語者皆正大
純粹如冠冕珮玉入宗廟中人自起敬學力既到體
製亦不可不知如記銘贊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
體則辟喻人無容雖有實行識者幾人哉體制既熟
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轉折反覆難應關鎖
綱目血脉其妙不可以盡言要須自得於古人
韓文公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
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

霆風雨沓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頓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胸中之自得者

金石例云韓子荅李翊書劉正夫書荅陳商書與馮宿論文書柳子荅韋中立書與友人論文書皆作文法度書見名集

洪平齋云古今萃於胸中造化運於筆下多讀多做兩盡為勝

夏文莊云美辭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箋奏詔誥語重而體宏歌咏言近而音遠

野處洪公云文章有淵原有機杼有關鍵有根本用其文如老農之用禾且而溉中而芸深耕而熟耰之吾文唐矣不兩漢若乎漢矣不三代若乎歆然自視未能參於柳州吏部之奧則日引月長不至不止也朱文公云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宋景文公云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

與前說相發

李德裕文箴云文之為物自然靈氣忽悅而來不思

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龍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瑀良珪斯棄

朱文公云前輩文有氣骨故其文壯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

文心雕龍云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鳴鳳也 鎔冶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摹甲新意雕畫奇辭 才有天資學謹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 情者文之經辭者

理之緯 才為盟主學為輔佐 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山谷云詞氣或不逮初造意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如老蘇之於文山谷之於詩盡此理矣

皇朝類苑云文章雖各出於心術其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

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行其道代言華國者之所尚也

金石例所引諸格言論作諸體文字之法並條于後

其係金石文法並見例中

論制詔誥法

例云制頭四句能包盡題意為佳若鋪排不盡則當擇題中體面重者說其餘輕者於散語中說亦無害制起須用四六聯不可用七字制頭四句四六一聯散語四句或六句不須用聯具官名須於職官分紀尋替換字如尚書為中臺吏部為選部禮部為儀曹似

此類須每件尋兩三般蓋臨時有聲律虛實之不同也郎曹以下不必記非從官而記者止卿監司業○制中散語不可四句相似如兩句用之字則下兩句用以而字可也不然則上兩句之字在第五字下兩句之字在第四字亦可

西山先生云制誥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制詞三處最要用功一曰破題要包盡題目而不麓露二曰敘新除處欲其精當而忌語太繁推原所為設官除授之三曰戒辭於戲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須要古事或古語為聯切於本題有丁寧告戒之意

為佳

倪正父云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體制

胡致堂云辭貴簡嚴體歸典重

唐錢翊云體正而有倫辭約而居要終始明白所以為誥

東萊呂氏云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觀前人之詔自可見

又云散文當以西漢詔為根本次則以王岐公荆公曾子開詔熟觀然後約以今時格式不然則似今時文策題矣

又云吳苾詹叔義詔皆得體

西山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典雅可為代言之法

論表法

例云表明也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群臣書四品三日表

東萊云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或用事或不

用事亦無定格○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
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失新鋪敘不可繁冗此表之大
綱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之工在於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亦
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
詩語方妥帖

論露布法

例云露布之名始于漢

彭城王勰云露布布於四海露之耳目

東萊云頭四句後再用兩句散語須使用兩事如蠻

夷則用前代伐蠻夷之事盜賊則用前代征伐僭亂
之事

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兼無害不然則與賀勝
捷表無異矣

論檄法

例云檄軍書也

釋文云檄激也

文心雕龍云檄激也宣露于外激然明白祭公謀父
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原戰國始稱為檄凡檄之大
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美強弱

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鑿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
參兵詐請詭以馳旨煒燁以騰說故其植義颺辭務
在剛健挿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版以宣衆不可
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冊府元龜序云暴揚過惡張皇威武使忠義奮發而
邪謀沮壞諭去就之理陳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
轉禍為福誕告士民使知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
黷武

東萊云檄書頭說其官告其將士蓋聞說討叛招攜
之意說一段云云惟示其憂將士說為賊勝不能自
歸及畧說賊之罪

幕府

說受命討賊甲兵之盛敘當
時形勢賊將欲滅須自歸

主上

說有過人大
度之意開其

自新末以歸附則厚賞怙終則顯戮自擇禍福結之

西山云軍中文字貴鋪陳利害感動人心

李充云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論箴銘法

例云箴者諫誨之辭若鍼之療疾故名箴○銘者名
也因其器名書以為戒○其銘式序云銘詞須用韻
語○箴式序云箴辭用韻語末云敢告云云

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闢之意各以其官所掌
而為箴辭如司隸校尉箴當說司隸箴人君振紀綱

非謂使司隸振紀綱也如廷尉箴當說人君謹刑罰
非謂廷尉謹刑罰也箴尾須依虞箴獸人司原敢告
僕夫之類上是隨題改用

西山云箴銘贊頌雖均韻語然體各不同箴乃規諷
之文貴乎有做戒切劘之意

文心雕龍云箴貴確切銘貴弘潤事必覈以辯文必
簡而深

論記法

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
要立意次要語贍○記序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

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為工而忌浮靡纖麗

文心雕龍云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
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
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綜學在博取事貴約

朱文公云記文須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清明峻
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

論贊頌法

例云贊者贊美贊述之辭○式以序云云贊曰云云
詩有六義六曰頌式以序云云頌曰云云

西山云贊頌皆韻語體式類相似贊者贊美之辭頌

者形容功德然頌比於贊尤貴贍麗宏肆須鋪張揚厲以典雅豐縟為貴用事造語最忌塵俗
文心雕龍云擬清廟範駟那○取鎔經意自鑄偉辭
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質實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

論序法

例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
東萊云夫序由書詩左傳有序故說者謂序典籍之所以作大抵序以善序事理為上如後世贈送燕集

等作隨事以序其實觀古人制作其體式可槩見矣

論諸跋尾法

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者也或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立論以表章之須要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古人跋語不多見至宋始盛觀歐曾蘇黃諸作則可知矣

已上並出金石例

疊山云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繁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

又云凡作史評斷古人得失是非存亡成敗如明官

判斷大公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
手須要思量我着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
之事當如何定變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
奕棊然敗棊有勝着勝棊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
棊師勞觀必能覆棊歷說敗者亦可勝勝者亦可敗
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者
必能作論

困學紀聞云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后山得文法於伯
夷傳

張文潛論文詩云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

乃勝氣勝文如駕理維當即正妄說即虛假氣如決
河江勢順乃傾瀉

困學紀聞云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
上之得意異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又云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曰意
翻空而易竒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
林宗主時好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竒語自是
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
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退朝
後文章皆不待繩削而自合矣

元遺山自警云先東崑讀書十法○一曰記事記大事之綱目不必繁冗簡略而已韓文所謂記事必提其要者也○二曰纂言一句或二句有當於吾心者各別記之韓文所謂纂言必鈎其玄者也○三曰音義音如調度音大各反批鱗音白反之類義如漢書中未幾亡何亡幾居亡何居亡幾何居亡幾何而與少之頃之同義之類其下各有注釋又當以類書之○四曰文筆文字有可記誦者別錄之○五曰凡例漢書史記樊噲園項籍陳大破之叔孫通與所徵三十人西董賢傳沒入財物縣官南粵王傳南粵告王朕志

此可為例翟義傳先舉一事言初復舉一事又言初一傳中用兩初字不以為重楊雄傳前言晏如也後言泊如也亦不以為重此類可為例○六曰諸書關涉引用退之柳子厚墓誌出子華子盧全樞銘出蔡邕女戒如此之類可別集之寧全錄本文○七曰取則脩身齊家涉世立朝前賢行事有於吾心可為法者別記之○八曰詩材詩家可用或事或語別作一類字記之○九曰持論前賢議論或有未盡者以已見商略之○十曰闕文辭義故實凡我所不知者皆別記之他日以問知者必使了然於胸中

又云常山周得卿言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逃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言文章以意為主以辭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徃徃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豈文之正也哉

又云內相楊文獻公之美云文章天地中和之氣過之則為荒唐不及則為滅裂

又云古人文章須要徧參山谷有言設欲作楚辭熟讀楚辭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如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人問司馬相如作賦法相

如曰能成誦千賦則自能矣山谷語如此

又云人品凡劣雖有工夫決無好文筆

又云文章有常有變如兵家有正有竒審音可以知治忽察言可以定窮達聲和則氣應自然之理

又云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頭布袋然曲折太多則語意繁碎都整理不下反不若直布袋之為愈也又云文字千變萬化須要主意在山谷所謂救首救尾者若人自戰則有連難不俱捷之敗

又云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要破的不要粘皮骨要放下不要費抄數要工夫不要露椎鑿要原委不

要着科曰要法度不要窘邊幅要波瀾不要無畔岸
要明白不要涉膚淺要簡重不要露鈍滯要委曲不
要彊牽輓要變轉不要生節目要齊整不要見間架
要圓熟不要拾塵爛要枯淡不要沒咀嚼要感諷不
要出怨對要張大不要似叫號要敘事不要似甲乙
帳要析理不要似押韻文要竒古不要似鬼畫符要
驚絕不要似勅壇呪要情實不要似兒女相怨恩要
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

又云魯直曰文章大忌隨人後又曰自成一家乃逼
真孫元忠朴學士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
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生也

又云呂居仁曰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於虛
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
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慣穿熟攷則做一日工
夫近世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文章之妙在敘事
狀物左氏記列國戰伐次第敘事之妙也韓退之柳
子厚諸序記可見狀物之妙至於禮記曲禮委曲教
人論語鄉黨記孔子言動可謂至深厚學者作文若
不本於此未見其能大過人也

又云東萊議論作文須要言語健須會振發轉換好

不要思量遠過才過便晦○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
處不假助語而自連接者為上然會做文字者亦一
時用之於所當也○作文法一收一放須成文理有
格段不可碎○學散文要一意若作段子恐不流暢
文字結處要緊切動人○作簡短文字要轉處多必
有意思則可○文貴曲折斡旋不要排事須得明白
坦然○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須看到節簇緊處若
意思雜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
謂不兩行便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處
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攪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敘

間架令新而不陳多警句則亦不緩○文字不使事
善遣文為好○作文之法一篇之中有數行整齊處
數行不整齊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間用之使人不
知其為緩急顯晦雖然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脉過接
乎其間然後可蓋有緩急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脉也
文字壯者近乎麤子細看所謂眼者一篇中自有一
篇中眼一段中自有一段中眼尋常警句是也如何是
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如何是抑揚
開闔如何是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
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

題目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處文字至於
辭意俱盡復能於意外得新意者妙須做過人工夫
便做過人文字○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語○文
章有一片生成之別唯具眼人乃能識之

雜評諸家文

唐子西云敢亂道却好是史記不敢亂道却不好是
西漢書不亂道却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
宋景文公云莊周工言天道左丘明工言人事老子
道德篇為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為詞賦之祖司馬史
記為記傳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

能加規矣

雲麓漫鈔云柳子遊山記法穆天子傳歐公醉翁亭
記法公羊穀梁解春秋張忠定諫用兵疏劾韓子佛
骨表黃山谷跋奚奴文學王褒便了券唐人大槐國
傳例列子湯問此謂奪胎換骨法

安子順云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
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文章精義云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敘晉獻
公驪姬一事可見詳見文則

又云莊子之文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之文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又云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又云孟子就綱常上立議論其與人辯是不得已莊子就綱常外立議論其與人辯是得已而不已

又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此與下一條同互入評六家文內

又云司馬子長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子瞻亦然初不難學但長句中轉得意去便是好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又云孟子譏蚺鼃不諫蚺鼃卒以諫顯韓退之譏陽城不諫陽城卒以諫顯歐陽永叔譏范仲淹不諫仲淹卒以諫顯三事相類然孟子數語而已退之費多少科說永叔步驟退之而微不及古人文字優劣可見

又云文章不可不細觀司馬子長之文拙於春秋內外傳而力量過之葉正則之文巧於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又云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莊子寓言之類是空境界文字靈均九歌之類是鬼境界文字

宋王招子鬼亦然

瞻大悲閣記之類是佛境界文字魚枕冠頌亦自楞嚴經來芙蓉城黃鶴樓詩之類是仙境文字上清宮辭亦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嘗造妖捏恠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又云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戰國策是亂世之文

又云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辭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怯文字易順逆難

又云六經都順唯莊子戰國策逆韓柳歐都順封建論一篇惟蘇明允逆子瞻或順或逆然不及明允處多

又云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結句方見主意者賈誼過秦論韓退之守戒之類是也

又云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召南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有長而簡直氣短者盧襄西征記是也

又云經是山林中花史是園囿中花左傳古文高者是欄檻中花類次者是盎盆中花歐下者是瓶

中花無

朱文公云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又云賈誼之文質實董子之文緩弱東漢之文尤不

好漸趨於對偶

又云楚辭平易後人學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又云呂舍人云古文衰自谷永何止谷永鄴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楊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石林過庭錄云晁無咎嘗言自西漢以來為騷者類不過依倣屈宋取其音節句讀近似為貴西漢文氣猶未衰故雖近似猶不失於高古自東漢至唐格律

卑弱愈似愈下惟韓柳一變脫略舊逕無復屈宋一語而居然與之並驅至本朝蘇子瞻一人而已文章要當如是退之弔田橫文子瞻弔屈原賦跌宕天成辭理錯出而世或議以為不類騷此非不及過騷之辭也

捫蝨新話云楚辭以吉日對辰良蕙糝蒸對奠桂酒沈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尔予謂此法本自春秋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鷓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且如既書曰隕石于宋五退飛鷓于

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且以為矯健也
楚辭正用此法後韓退之作羅池廟碑云春與猿吟
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
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藏孝生
集本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石本為誤惟沈存中
為始得古人之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
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開闔始終有宗有趣其不
苟如此○論語迅雷風烈必變亦然
后山詩話云子瞻屈子楚辭如離騷乃學頌其次學
雅最後者效風

精義云孟子之辯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
明戰國策計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胥失之

又云褚少孫史記

稱褚先生者

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

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句句都似只是成篇不
相似

又云西漢之文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
其為質唐之文尚文退之變得如此質終不失其為
文

又云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
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劉夢得云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
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厯而
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
振

后山云西漢之文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詳見下條
李朴云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
儀以從衡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
仁義法度槌提絕滅之為窳窳荒恠之說漢司馬遷
得其汪洋俊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橫
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芒氣焰埋藏腐蝕類

波橫流浮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岳之氣不分文風復
起韓愈得其溫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柳宗元得其
豪健雄肆飄逸果決者僅足以窺司馬遷之藩鍵而
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
窘裂邊幅李翱劉禹錫剖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
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閑淡簡質斷去雕篆而拙跡每
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
可聽矣

晦菴云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荅制
策便亂道仲舒之文緩弱其荅賢良策不荅所問切

處至無緊要處又却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好
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
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
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
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
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
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又云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
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
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此虛氣象比之仲舒較

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文便實
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收拾了匡衡書多有好處
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步里閑談云賈誼鵬賦源流自檀弓來

容齋云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音腴辭上薄騷此蓋
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
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
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
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
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

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荅客難自是
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
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摹
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
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咲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為
可惟子厚獨愛之韓子以文為戲本一篇耳妄人既
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柱葉嘉陸吉諸傳
紛紜雜沓皆托以為東坡大可咲也曼倩亦有七諫
文中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李石云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裴度云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奇態
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司
馬遷之文裁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
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述天人

后山云予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
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
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東坡云歐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
予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
而已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
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
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數君子在後
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
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宋景文雜志云沈隱侯曰古今為文當從三易易見
事一也易見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
文章不使人覺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
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
雕龍論之至矣

步里客談云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
良必我也為漢惠者

文則云春秋書曰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傳曰
入巢之門而卒也仲山甫誠歸于謝詩則曰謝于誠
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此一倒法也
尚書厥篚玄纁緇又曰雲土夢作又用緇字不在玄
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

又曰文有以繁為貴者若檀弓石祈子沐浴佩玉莊
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序用鳴字上
宰相書至今稱周公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

則以繁為貴文有以簡為貴者若舜典至于中岳如
岱禮西岳如初孟獻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予忘之史
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為貴也但繁而不
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為善矣

朱文公語錄云韓文千變萬化無心變歐陽有心變
杜祁公墓誌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
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版許歐蘇便長了

柳敬叔云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
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而下則
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

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致亡則君子之
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

疊山云聖人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
一字一旬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
字一旬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五其被髮左衽矣孟
子學孔子者也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孟
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
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

皆服左袷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志銘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此法

文心雕龍云文章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超而事博子雲沉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困學紀聞云曹子建詰處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買本于此

又云岑文本擬劇秦羨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曾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又云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又云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山子毛穎傳本此

又云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具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鈞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

司馬公保業云懷之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元遺山自警云蔡邕女戒曰夫心猶首面

也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
之人盛飾其面莫修其心惑之甚也盧仝柳銘人有
髮兮旦旦思理有一心焉胡不如是用邕語也子華
子云子車子之猴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
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非類於己也齧而殺
之決裂其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己者字之唯謹甚
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出於愛憎雖
其所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
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
之不如也及利勢一接未有毫滓之差蹴然變乎色

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何以異子車
之猴韓退之柳子厚墓志出此

又云世說陸文深而蕪潘文淺而靜予為之說云深
不免蕪簡故能靜牧之獻詩啓云牧苦心為詩本求
高絕不務竒麗不涉習俗不古不今處於中間既無
其才徒有其志篇成在紙多自咲之

宋文粹云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
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
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
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

評諸經

文章精義云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周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焉

又云孟子公孫丑下篇首章起句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分三段第一段說天時不如地利第二段說地利不如人和第三段專說人和而歸之得道者多助一節高似一節此自是作文中大法度也

又云孟子辯百里奚一段辭理俱到健誦數遍使人

神爽飛越

又云堯典命羲和纒數句耳七月便詳似堯典月令又詳似七月而節病極多然堯典分時月令分月其為文也易七月既顛倒月次而以衣食為脉絡其為文也難

又云禹貢簡而盡山水田土貢賦草木金革物產敘得皆盡後敘山脉一段水脉一段五服一段更有條而不紊周禮職方氏却冗而踈

又云詩惟生民一篇如廬山瀑布泉一氣輸瀉直下略無回顧自厥初生民至以迄于今只是一意

又云檀弓載石駘仲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此言沐浴佩玉者四而不覺其重複

又云禮記喪服論悲哀之狀與醫經論脉之狀形容物理模寫狀貌纖悉盡矣

又云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朱文公云孟子首尾照應血脉貫通語言反覆明白

峻潔無一字閑能如此作文章便是第一等文章

又云孟子書不特義理明又且好文章某因熟讀後自知作文之法

蘇老泉云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為剝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李朴云六經之於道辟猶一氣之運產出萬化孟軻揚雄為之四時五行之用蓋書道治亂興廢之跡故其辭顯春秋賞善辯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齊莊恭敬之心達於邊豆玉帛故其辭興以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咏於竹

弦於絲故其辭婉以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矣
小畜文集云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
為之而又欲句之難通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
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皆叶其音可以播管弦
薦宗廟也
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
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
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夫
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偽
在學記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
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

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
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通義之難曉耶今為文而
舍六經又何法焉若但取其書所謂弔由靈易所謂
朋盍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文亦文之弊
步里客談云林文節公言孟子以釜鬻爨以鉄耕乎
他人書此不知幾百言黃端冕亦言輕煖不足於體
亦不減此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
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
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

於文章者能為之耶

脩辭鑑衡云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春秋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為奇險求後世之不可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呂氏童蒙訓云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問故而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於此可見

困學紀聞云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

方春秋如治法

評諸子

精義云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珠瑰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難學惟蘇明允數篇近之

論類之

又云韓非子文絕妙○締文瑣語亦言其辭氣綿密貫通如無間斷自是一種

又云學文切不可學人言語文中子所以不及諸子只為學孔子言語故也

又云莊子祛篋篇辭理俱到

又云不讀莊子秋水篇見識終不宏闊

觀堂志林云列子比莊子不甚放天端等篇皆是佛語韓非子商子管子惠子等書雖叛孔孟然去聖不遠其文章非後世所及若作古文不可不熟看但不可取其術耳然亦欲知人情物理與夫排難解紛或有資其方略也

韓非商墨有議論不流入時文

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便令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也

又云列子氣平文緩非莊子步驟所能到

蘇文定公云莊子養生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距鱗翼

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矣

緯文瑣語云戰國文章孟莊子而下孫武韓非所為最善餘人莫及孫武十三篇戰國時書也以比春秋時文差不類蘇張游說文章辯論皆有餘第不見其全書為可恨

又云莊列輩多寓言後世文士例將作實事用必恐有所不可也

朱文公云孔叢子多類東漢人文章其氣軟弱乃是所註之人偽作

又云管子非仲所著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

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

又云荀子諸賦頌密盛水得住

又云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其他好處甚多大過法
言論世變因革處極好

又云文中子過荀揚而不能無妄擬之咎明世變而
不能無大體之虧

又云文中子比荀揚諸人又更別通極開爽說得開
闊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
公龔事為作用都說得仁義禮樂有用處大體却欠
史通云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